

西出玉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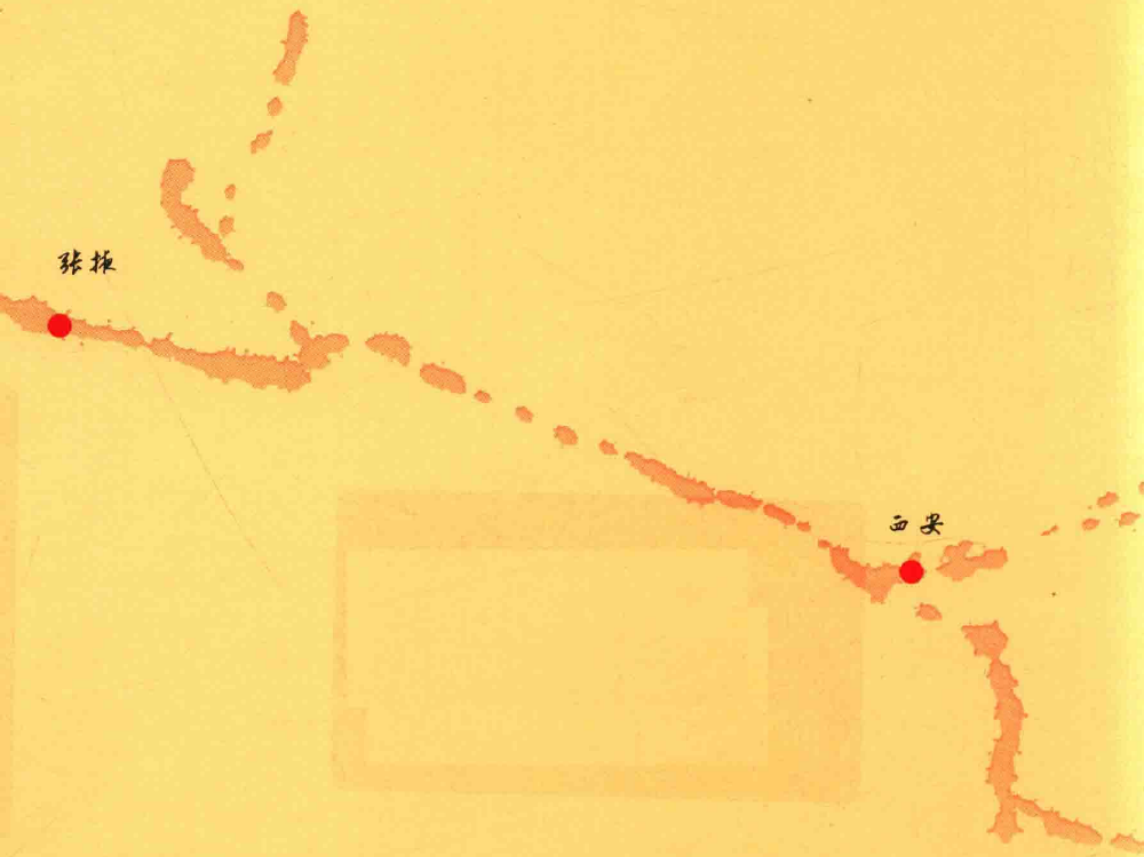
上

尾鱼
著

XI CHU YU MEN

张掖

西安



出门
西玉

上

尾
鱼

XI CHU YU MEN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西出玉门. 上 / 尾鱼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468-1589-3

I. ①西… II. ①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3671 号

西出玉门上

尾鱼 著

责任编辑: 张明钰

封面绘图: 张 渔

封面设计: 蜀黍Design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0931-8773121 (编辑部)

0931-8773112 8773235 (发行部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印张 24.5 插图 3 字数 450 千

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20 000

ISBN 978-7-5468-1589-3

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XI CHU YU MEN



有人说，

你在深夜沙暴里隐约看到的黄土方城，

其实是玉门关的鬼魂。



尾鱼
作品





目录

引子

001

当晚，谁也没想到，突发一场罕见的沙暴，沙丘平地推进，营地遭遇灭顶之灾。除了昌东，一行十八人，全部遇难，而且由于沙丘的流动性太强，一夜之间，可能将遗体 and 营地推出数里之遥，遗体的搜寻工作毫无斩获。

山茶

007

沙漠腹地有个诡异的传说：

死在沙漠里的人，尸体从来都找不到，因为起伏的沙堆下藏着看不见的鬼魂，它们会带着人的尸体，乘着戈壁的大风，在大漠里来回行走，直至带出千百里之遥。

除了孔央，还有其他人呢，是否也嵌在灰白色的黄土垄堆里？

玉门

059

或因利益，或为泄愤，他们亟须抓住一个人，去撕、去咬、去索赔。

谁让你活下来了？

谁让你要求婚的？

皮影棺

109

不是因为有风，沙还有她就能召唤出玉门关，而是因为她的血滋养出了风头。

风头就在他们眼前壮大，生长，自几颗沙砾开始，渐渐燎原成肆虐百公里的沙暴。而和她息息相关的玉门关城，将在这沙暴里显形。

contents





目录

司马道

161

昌东看向叶流西，两人目光相触，脑子里转着同样的念头：如果真的是司马道，道路通往陵冢，那么玉门关，岂不是一个大的陵墓？

荒村

213

阿禾说：「人架子，起先都是人啊，就像蜘蛛吃食似的，先被缚在网上——人架子起先都是被嵌在尸堆雅丹上的，慢慢地血被吸干，人也被裹进去，跟埋了没差别，但十个当中有一个，会重新……钻出来。」

蝎眼

269

昌东笑：「你是真的没这个意识吗？」
「你还没找回来的记忆里，很可能有爱人，而且他可能还活着，有一天，你想起了一切，你的团圆故事，我不后退，我往哪儿走？」

黑石城

321

肥唐忽然盯着远处的湖面看：「东哥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觉得这块地在动呢？」
昌东循向看去。

没错，是在动，可能是去迎宾，去黑石城的人来自各个方向，而这片水域浩瀚阔大，长长的湖岸线上，也许散落别的赶路人。

但一时半会儿没找到迎宾门也没关系，门会向你走。

contents





西出
玉门

【引子】



Y I N Z I

第1章

西安。

一道古城墙围出西安城的中心区域，中心的中心是钟鼓楼，鼓楼后头拖出一条街，不分淡旺季，不论晴雨天，永远美食荟萃，游客云集。

这条街叫回民街，又叫“著名美食文化街区”“西安风情的代表”“西安必游景点”。

人气一旺，寸土寸金，各类店面铆足了劲要往锥尖一样的地方挤——街面不够，就往窄窄的岔道里延，街面上挑出个牌子就行，上写诸如“往内15米，住宿”的字样。

距街尾约莫三分之一的位置，就有这么一条巷子，巷口是卖酸梅汤的，高处挑的牌子上写“皮影戏，定时开演”。

牌子下头缀了个皮影女人，眉眼妖媚，腰肢纤细，脑后拖乌油油的长辫，俏生生的美招牌。

感兴趣或者逛累了的游客，会在巷口顺手端杯酸梅汤，买张十块钱的戏票，看场十分钟的皮影戏表演。

皮影剧场不大，戏台之外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地方，摆了三排桌椅，墙上挂五彩缤纷的各色皮影，游客喜欢的话，掏五十块钱可以带走三个。

耍皮影的挑线手是个老头，叫丁州，六十来岁，头发花白，腿脚不好，所以不大对外应酬，只长时间坐在鱼油打磨得挺括透亮的白幕布后头，两手操弄两三个皮影小人，就着鼓点，舞一出旧年代的热闹故事。

有时是《卖货郎戏大姑娘》，有时是《哪吒三探海》。

这一晚，皮影戏七点正开演，六点五十分，台下就已经坐满了人。

丁州把幕布掀开些往下看。

观众以家长带小孩居多，小孩大多坐不住，屁股在板凳上扭来扭去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动画片什么时候演啊？”

丁州能预见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：开演之后，小孩们就会觉得没劲，知道皮影戏跟动画片相去甚远，嫌咿咿呀呀的唱腔晦涩难懂，闹着要出去玩，大人会开口呵斥，小孩会又哭又叫。

而他将在这鸡飞狗跳之中，就着秦韵老唱腔，坚持着把一出戏演完。

想想挺没劲的，不过人活着的大部分时候，本来就没劲。

差两分钟七点的时候，进来一个年轻女人。

丁州心里一跳。

她又来了，已经连续三天，每次都是七点。

她第一次来时，丁州就注意到了：她长得很漂亮，半长的蓬松头发，单肩挎半旧的黑色帆布大包，穿格子衬衫，破洞牛仔裤，绑带的牛筋底大头皮鞋，袖口卷到手肘，胳膊和裤子上都有机油的痕迹。

像个修机车的，但一定不是。

皮影戏这玩意儿，观众第一次来，无非看个新鲜；第二次来，也许是有兴趣；第三次来，就有点意在沛公了——七点整的戏场，来来回回都是那出《卖货郎戏大姑娘》，直来直去的调情戏，并不值得一看再看。

更何况，有几次耍戏的间隙，他从幕布的边沿往下瞥：那个女人，并不是在认真看戏。

她似笑非笑的，目光像是要穿透那层幕布。

幕布后头有什么呢？除了耍戏的灯源，放唱腔的唱机，不就是……他吗？

丁州心里有点慌。

一场戏散，灯亮。

大多数观众嘟囔着“不好看”往门口走，也有三两留下的，挑拣墙上的皮影人，准备带几个回去作旅游纪念。

那个女人坐着没动，帆布包挂在椅背凸出的一角，一只手捻搓着戏票，手腕上文了圈蛇一样的东西，乍一看，还以为戴着手串。

丁州咳嗽着，拖着腿从戏台边沿下来，装着是拖齐桌凳，经过那女人身边时，对她客气地笑了笑，问她：“来旅游啊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看你来几趟了，听得懂吗？都是老唱腔，很多年轻人不喜欢。”

那女人看着暗下去的幕布：“那么多皮影人，就一个人挑线，真厉害。”

丁州说得谦虚：“我差多了，你去后台看，那些唱腔、锣鼓调都是事先录好的。真正的老皮影人，叫‘双手对舞百万兵’，手上挑十来号人混战不乱，还得唱、敲、念、打，那才叫真厉害……姑娘怎么称呼啊？”

“姓叶，叶流西。”

丁州没介绍自己，他的大名在戏牌戏票上印着，她不可能不知道。

他指了指墙上挂的皮影：“不带两个？都是牛皮制的，皮子透亮，推皮刀法，纯手工，复杂的要下三千多刀，出一个要两三天，好东西呢。”

自己都知道是胡说八道，现在有专事雕刻的皮影机器，一台机流水作业，一天能出几百个皮影人，很少有人愿意手工一刀刀去雕了——但是忽悠游客嘛，都这么说。

叶流西笑笑：“你可能已经看出来，我也不绕弯子，我的目的不在看皮影……想找个人，听说你有个外甥，叫昌东。”

丁州的手颤了一下。

观众都走得差不多了，灯光洒在墙上挂的皮影人上，桃红柳绿杏子黄，一刀刀刻出来的细长眉眼，挤挤挨挨，妖邪撩人。

丁州走到门边，把“休息”的牌子挂出去，然后闩上门。

门板挡不住回民街上的喧闹人声，还有各色烧烤的烟火气。

他看向叶流西，声音比刚才更加苍老：“你找昌东有事？”

叶流西说：“我听说，他是戈壁沙漠里的好手，曾经单人单车穿越罗布泊，又有人叫他‘沙獠’，普通人到了那里，只有听天由命的份，但他是能刺透沙漠的一根獠牙。”

丁州听明白了：“准备进沙漠？想找昌东当向导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，昌东前两年出了事，新闻都报了，被网友骂得跟条狗似的。”

叶流西打开帆布包，抽了本杂志放到桌面上：“如果你要说的是‘黑色山茶’这件事，那我知道。”

丁州的目光落在杂志封面上。

这是份户外杂志，封面是个网络热帖的截图，丁州看过那个帖子，这两年在国内最大的户外网站长期加精置顶。

帖主是个资深户外玩家，以警示后来者的良苦用心，总结了过去几年间的重大户外灾难，包括“墨脱徒步失踪”“夏特死亡河道”“喀纳斯雪地失联”，还有就是“沙漠黑色山茶”。

两年前，有个叫“山茶”的户外团体，计划穿越国内四大无人区，首站是罗布泊，搞得声势浩大，做了新闻采访，一路网络发帖播报，请的向导就是昌东。

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其实刚进沙漠，连罗布泊的边都还没擦着——“山茶”的官博发了条即时消息，大意是关于晚上的宿营地，领队和昌东起了争执，领队想就地住宿，但昌东坚持多赶两个小时的路到鹅头沙坡子附近扎营。

很多玩户外的网友回复，一边倒地支持昌东。

爱上不回家的熊：昌东是“沙獠”，人家经验丰富，当然应该听他的，那些没经验的人就别瞎嚼了。

我是沙特王子：有些驴友，其实长的是驴脑子，只去过沙滩，就以为自己能走沙漠了，当然应该听昌东的。人家穿越过罗布泊哎，要知道，余纯顺都没能走出来。

香菜去死：听昌东的没错，人家的确是专家，在我心里，他是跟赵子允一样的沙漠王！

……

当晚，谁也没想到，突发一场罕见的沙暴，沙丘平地推进，营地遭遇灭顶之灾。

除了昌东，一行十八人，全部遇难，而且由于沙丘的流动性太强，一夜之间，可能将遗体 and 营地推出数里之遥，遗体的搜寻工作毫无斩获。

茶山的官博头像从此变成了黑色，再无更新。

而一旦出了人命，户外新闻就会向社会热点的方向发酵，关注的人以几何级数增长。

事情还没完，两天之后，一个自称了解内情的人发帖爆料，抛出重磅炸弹：

山茶罗布泊之行，除了向导，组队十七人，遇难的是十八个，昌东既然还活着，那么多出的那一个是谁？

昌东为什么要坚持多赶两小时的路？真的是出于行进的合理安排和扎营的安全考虑吗？

网友很快发现，多出的那一个是昌东的女朋友孔央，而昌东坚持要赶到鹅头沙坡子，是因为那一片沙山有许多裸出沙面的沙漠玫瑰石，昌东想在那里向孔央求婚。

骂声铺天盖地，比沙暴更肆虐，瞬间吞噬了昌东。

……

丁州问叶流西：“知道‘黑色山茶’，你还想请昌东？”

叶流西觉得不冲突：“请他是看中他的能耐，犯了过错，不至于也同时丢了能耐吧。”

丁州说：“那你跟我来。”

他佝偻着身子，一路呛咳，带叶流西进了后台。

后台拥挤而局促，除了要戏，还用隔板隔成了好几个小房间，丁州在尽头最小的一间门口处停下，拿钥匙开了门。

门一开，尘霉味扑面而来，里头太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一面小玻璃，反着白色的光。

叶流西正想说什么，丁州拽下灯绳。

晕黄色的光亮下，她看清楚了，那面小玻璃，其实是个玻璃相框，黑色边沿里框了张黑白照片，上头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人，眉目英挺，眼神绝望。

照片前有香炉，盏内积浅浅香灰，又有两个小瓷碗，一个装米，另一个堆满小包装的糖果饼干。

昌东死了？

丁州说：“害死了十八个人，全世界都在骂他，不只骂他，也骂孔央是个贱女人。昌东变卖了所有家产，托人赔给死者家属之后，过来找我。”

他跟丁州同住，沉默寡言，长时间呆坐在戏台下，周而复始地看丁州耍皮影，盯着那些并无生命的皮影人，听着古味悠长的唱腔泪流满面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半夜，昌东在自己的房间里割了腕，血流了满屋，流出门缝，流进戏台后的走道。

早起的丁州看到晨曦笼住走道里的一片暗红色时，还纳闷了一下，心想：这是什么东西？



出
西
五
门

【山茶】



SHAN CHA

第2章

叶流西低声说：“真想不到……”

她上前一步，手指在香炉的边沿一抹，举起了看。

指腹上一层灰。

供桌的角落处，结网的蜘蛛被人声惊扰，细瘦的步足快速移动，泛银光的蛛网晃了又晃。

叶流西弹了弹手指，又送到嘴边吹了吹：“你不大祭奠这个外甥啊。”

丁州神色冷漠：“人家信任他做向导，他却仗着有经验一意孤行，后果这么严重，我也觉得他该死。我看过新闻，死的人里，有的人刚做爸爸，他多死几次都赎不了罪。”

叶流西叹气：“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沙漠这种地方，谁都想不到的……”

她退出来。

丁州带上门，引着她往外走：“叶小姐，你只能找别人了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能不去就别去了。沙漠那么危险，只有它咬人，没有人咬它的道理，什么‘沙獠’，起这种外号，听着都可笑。”

叶流西笑起来，她步子快，先一步下台沿，打开帆布包，从里头取出一个封好的快递信封递给丁州。

丁州意外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他边说边掉转了信封看：没盖章，没贴单，只是拿来装东西的。

叶流西说：“里头有些东西，你慢慢看，小心拆，别撕坏了。我这就走了，出了巷口，我会往北走，你要是想追上我，得跑得快点。”

丁州莫名其妙：“我为什么要追上你？”

叶流西把包往肩上一挎，看了一下那个信封：“那得看你，想追就追，不想追就算了。”

她打开门。

新买了票的观众正等得不耐烦，见门打开，吵嚷着一拥而入，叶流西逆着人流出去，很快就不见了。

丁州撕开快递封皮的口。

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掂起来没重量，摸上去平平展展，应该是张纸吧。

抽出一看，是个牛皮纸大信封。

拆了口，伸手进去掏，又掏出一个中号的白色信封。

丁州有点不耐烦：这一层层的，是要着他玩呢？

好在白色信封里有东西了。

手感像是张照片，他抽出来。

有那么一两秒，耳朵忽然听不见这屋里的声音，却能听到无穷远处的沙暴卷袭，冰川裂塌，落石隆隆。

丁州冲了出去。

太久没出过屋子了，忘了这条街上有多拥挤，一出巷口，几乎冲撞到游客身上，踉跄着差点绊倒，满目摊头、店面，连街中央都被占据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相机闪光起伏此起。

好不容易站定，四下都是人，到处是被灯光切割得光怪陆离的人脸和背影。

人声像蛇，扭曲着往耳膜里钻，有人抱怨说“这老头有毛病吧”，有人催促说“离他远点，别摔了赖上我们”。

丁州站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之中，大吼：“叶流西！”

没有回应。

喧闹声像海浪，夜色越重，浪头越高。

售票的小何正忙着安抚等得不耐烦的观众，见丁州回来，急急迎上去，催促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丁州先说了句：“退票。”

他推门进屋，迎着满屋的诧异目光，僵硬地走过戏场，走入后台，走进自己那间拥挤的卧房，一屁股坐倒在床上。